

秦

國策
韓非
李斯
屈平
楚詞
莊周
列禦寇

4	0
5	9
1	6

郁齋古文析義詳解卷之六

大司馬吳留村先生鑒定

晉安林雲銘西仲原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附註

江乙論昭奚恤

戰國策

荆宣王問羣臣曰

荆楚本號

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果誠何

如羣臣莫對

中有忌心難以置對

江乙對曰

江乙楚臣

虎求百獸而食之

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

逆天帝命也

不特假虎威且假帝命

子以我爲不信吾爲子先行子

古文

假虎威

卷之六

一江乙論昭奚恤

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敢不走乎

前

有有

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

也亦似笑狐余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昭

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王之心猶

百獸之畏虎也一句

昭奚恤賢臣也豈假楚甲兵以威北方哉假威之喻以

全奚恤也若云奚恤之才智賢於楚之甲兵則奚恤危

矣惜乎後世擁重兵者不遇江乙以啓其疑也西仲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戰國策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

加中也楚時微弱不能有為故以弱弓微

繳能中高飛之鳥

頃襄王聞召而問之

奇其對曰小臣之好

為諷○有小人

射驕雁羅鷺驕小雁羅鷺野鳥也

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

微開

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

轉入

昔者三王以

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

引証

故秦魏燕趙者驕雁也齊魯韓

衛者青首也

小鄒費郊邠者羅鷺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楚

以

視諸國當實現

見鳥六雙以王何取

秦趙等十二國王當何以取之

王何不以聖

人為弓以勇士為繳

坐謀如弓之省括也故如矢之直往

時張而射之此六雙

古之斤義

卷之六二

楚人一

郭亦壽

下木三 卷之六 後

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鳬雁之實也。又挽上非直此句。已上虛寫所以取十二國之法。王胡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

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右魏還射圍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

矣。左魏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左魏目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郟

國。大梁可得而有也。非特鳬雁之實。其獲王綰繖蘭臺也。續收飲

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已上古弋魏若王之

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曰。若新繖。以石射。傳繖射噉鳥於東海。釣

鳥環蓋長城以為防。環蓋蓋覆也。長城在濟南。皆過其飛走之路也。朝射東莒。夕發

淇丘。在臨淄夜加卽墨。顧據午道。顧反也。午道齊西界。則長城之東收而

太山之北舉矣。弋齊各路。其獲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

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弋齊之後。因得燕趙接壤。楚與合為三國。勢如一身。

兩翼自能合從。拒秦不待約結。舊註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

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已上言弋齊且結燕趙

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縈是縈之來拂

是麾之去。此不在當射數內者。應上其餘不足射句。結構完密。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

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顧反則秦魏之勇力屈矣。不足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秦所取者宜乘其力屈而復得

古文析義 卷之六 三 楚人二 鄒鄒齋

王出寶曰。落新繳。涉阻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

一也。應上弋齊魏二段言故地既得之後再出兵涉穰侯所填之鄙塞伺秦之倦不能與楚爭因而收舉齊魏二國

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得手之後故曰秦爲大鳥負海內而

處東面而立。不比齊之囑鳥左臂據趙之西南不比魏左右

臂傳楚鄢郢。不比魏右臂可加膺擊韓魏垂頭中國。不比郊國處既

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疲方三千里。飛又能則秦未可得獨

招而夜射也。招羈其足使不飛也夜射如明星有爛弋鳥與

能夜射所以爲大鳥玩一獨宅見非人之方所

能勝必合衆人之力以勝之谷從之約不可緩矣

林西仲曰懷王客死頃襄於秦有不共戴之仇者也乃在

位十七年中迎婦於秦且與秦昭王三爲好會實彈秦威

隱忍而爲此耳楚人以弋鴈致諷乃十八年事也冥鴻最

難弋獲況以弱弓微繳從事此而可加則微弱者無不可

奮強大者無不可報寓意已深遠矣篇中故意說出許多

支離話頭以爲歡動六國獨言弋魏弋齊者按楚威王十

一年魏敗楚於陘山懷王二十八年秦韓魏齊敗楚將唐

昧於重丘則魏與齊曾有夙憾於楚韓亦與焉故言弋魏

中亦有徑屬於韓一語不比燕趙二國全未與楚交兵也

布砥合從之說極有分曉後段既言秦魏力屈又言秦爲

大鳥未可得獨招而夜射。分明謂秦必無力屈可乘亦無
倦時可待而楚之故地總不能復。故地既不能復而魏與
齊之怨亦總不能伸。前此快心之談總屬一場夢語。自說
自掃所以激其不共戴之怒。使發憤自雄。棄魏齊之小釁
與五國併力合從也。厥後楚王再問復以白公子胥致對
意可知矣。坊本只贊其取喻之巧而不知其用意之深。與
行文布置之妙。圖圖讀却全無意味。可發一笑。

中射士論不死之藥

戰國策

有獻不死之藥於荆王者。

此物何處得來又肯輕

謁者操以

入謁者通內去

中射之士問曰。

有武藝

可食乎。

本是問藥可食

妙曰可藥可食

因奪而食之。

加奪字則知下文是

殺中射之士。

以不得

中射之士使人說王曰。臣問謁者謁者

曰可食。

謂人可任取而食也。即用他前

臣故食之。是臣無

罪。罪在謁者也。

若無人教食必不敢食。將奪

且客獻不死

之藥。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

藥名不死食而被殺則不

王殺無罪之臣而明人之欺王。

總一句。殺無罪是暴虐受

冷刺
得妙王乃不殺喻矣

林西仲曰欺王二字是一篇主腦若據理廷諍雖有波濤之辯電光之舌無所用之妙在一問一奪先除去欺人根株然後發出粗獷話頭把罪推在他人身上再將不食藥得生食藥反死之意作謔語點綴倒入欺王兩字便住省却許多葛藤秦之徐福漢之柳泌惜未遇得此等對頭貽誤人主不小耳

莊辛幸臣論

戰國策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二語皆失後知補救之意

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

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

猶可以有為若知失

後補救不為遲晚勸慰語意至此已畢亦用閒語引起與下文同調奇甚

王獨不見夫蜻蛉

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

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

將調飴膠絲加已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

調飴使膠于絲

繫而粘其翼。不知防

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

嚙白粒仰棲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世無爭也不
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上以其
類為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
手以其類為招乃取以為其類之招此例句法也黃雀至小無獨烹而食者故云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嚙
鱖鯉仰嚙蒨蘅蒨蘅香草也嚙之者齧之也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搖乎
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脩其器
盧落石鐵片治其矰繳矰弋繫矢矰生絲縷將加已乎百仞之上被矰
磬引微繳折清風而抃矣破着也圖利也磬落同抃墜也故晝游乎江河

夕調乎鼎鼐

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

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

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臨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

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

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已以朱絲而見

之也按春秋昭公十一年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蔡靈侯之

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常在輦從

鄢陵君與壽陵君輦出則二人從飯封祿所封之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謂四方所貢之金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二澤之中自在受用

而不以天下國家為事此句是通篇關鍵比蔡靈侯加天下二字妙有分曉而不知

夫穰侯

秦魏相冉

方受命乎秦王

昭填

阻塞之內

填者取其地而塞之

而

投已乎阻塞之外

然不知防患而得患者此其一。咄

楚襄以不用莊辛之諫致失郢都悔而徵辛至楚細思此時除勸慰數語外無可措詞若為謀善後之策尚無着手處是篇只追論其既往之失在不以天下國家為事一句又嫌其涉於笑故緩緩從他物他人引起見得世界不中不論是人無小無大俱在危機中過日好下驚悚四箇因是及五箇不知字面分明是生於憂患死於安樂語勝其意直欲楚襄自怨自艾從今日始以前車為鑒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所謂知有病即為藥也善後之策莫過于此舊評止謂得游說之法尚隔一層西仲

豫讓報讎

戰國策

晉畢陽

畢萬

之後孫豫讓始事范中行氏而不說

范氏中行

也下衆人之遇句

去而就智伯

智伯龍之

伏下國士之遇句

及三晉分智

氏趙襄子最怨智伯

而將其頭以為飲器

史記將字改漆

屬舊註作洩

豫讓逃遯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

伏下國士之報句

乃變姓名為刑

悅已者容吾其報智伯之讐矣

伏下國士之報句

乃變姓名為刑

人變一入宮塗廁

塗廁抹也

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

塗者則豫讓也

一刺

刃其捍

捍同不縛也

曰欲為智伯報

讐

絕不抵飾片語便是義士口吻

左右欲殺之趙襄子曰彼義士也吾謹

避之耳。且智伯已死，無後，而其臣至為報讎。此天下之賢人也。無所為而為之，是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本領非賢，卒人也。人不能借趙襄子口中說出，是作者極力摹寫處。釋之。以恩結之。豫讓又漆身為癩，滅鬚去眉，自刑以變其容。變二為乞人而往乞其妻，不識，曰：「狀貌不似吾夫，其音何類吾夫之甚也？」又吞炭為啞，變其音。變三其友謂之曰：「子之道甚難，而無功，謂子有志則然矣。謂子智則否。以子之才而善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子之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友言全在難易上立論，此亦作豫讓乃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為故君賊新君，大亂君臣之

義者無此矣。吾所以為此者，以明君臣之義，非從易也。奇聞不磨太史公獨刪去，恨其且夫委質而事人而求弒之，實身也，謂委是懷二心以事君也。吾所為難，亦將以愧天下後世懷二心者。上既從義上說，此復從心地上再推進一層，說一心何等關係古人。行事不苟如此。居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以過橋下。史記當作過之橋。襄子至橋，而馬驚。襄子曰：「此必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再判於是趙襄子面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滅范，中行氏而子不為報讎，反委質事智伯，智伯已死，子獨何為報讎之深也？」深即不報，豫讓曰：「臣事

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眾人遇臣。臣故眾人報之。智伯以國士遇臣。臣故國士報之。此亦孟子手足大馬之論。前訓此報施之言。可以為人君待臣之戒。奇人奇論。固自不同。襄子喟然歎泣曰。嗟乎。豫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寡人舍子。亦已足矣。子自為計。寡人不舍子。使兵環之。此番不能如前再舍。所以歎泣而言。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義。忠臣不愛死以成名。君前以寬舍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應上不掩人之義。句。史記加愛死句。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以致報讐之意。六字更佳。雖死不恨。非所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義之。乃使使者持衣與豫讓。豫讓拔

劍三躍呼天擊之曰。而

伏劍而死。處精

神欲動真千古奇事。千古奇文。死之日。趙國之士聞之。皆為涕泣。亦當為涕泣。何況當日史記刺客傳五人。中惟豫讓不失大義。餘皆不及也。

方正學論豫讓責其不能諫智伯於未收之先。雖是正論。然太史公不為專正傳。而列入刺客。自有深意。蓋既為刺客。則不必過於責備矣。國士云者。猶春秋傳所謂國色。國能蕭鄧侯薦淮陰。亦曰國士無雙。是現成語。原不作濟國之事。解智伯不仁之主。國士之日。阿其所好。豈是定評。請地伐趙之舉。讓在當日。未必不預謀議記。

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報仇而死固其分也但玩其
答友數語甘爲其難不肯爲其易天經地義炳如日星
且從來未經道破其爲天下後世計大有裨益不然凡
勝國舊臣改事新君者稍有不合皆可藉口爲故君報
仇公行弑逆而易朝革命之初必將勝國舊臣鋤滅殆
盡流禍無窮矣豫讓之言謂之有國士之風可也若責
其不能諫未必有當於當日之事情西仲

蘇秦以合從說趙

戰國策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

三字是綱

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臣乃

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

日久矣

蘇秦前至趙

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

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

肅侯使其弟成爲相號奉陽君不悅蘇秦故不得見而去

今

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

愚忠

已上言所以得進說之因

爲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爲也

安民之本在於擇交

得與國方可息兵而無事

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

得則民終身不得安

又要得其當交者

請言外患齊秦爲兩敵而民

不得安。兩國為我敵不能無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倚。事此不擇交之害也。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倚。事此擇交不得之害也。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謀人伐人常苦口離散六國之交以得其計。此橫人之計。再不必提起。請屏左右。左右皆習聞橫人之計。已上虛寫安民大意。以擇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交為本不宜為橫人之言。所惑疑即韓非所謂陰燕魏合從之謂也。言所以異於橫人之說惟此而已。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檀襄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楚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教實五霸之所以獲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殺而爭也。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是臣之所以為

大王願也。已上虛寫陰陽之計成則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

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宜陽。宜陽

効則上郡絕。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

不熟計也。申上文倚秦倚齊有害於二國其實亦所以害趙故謂之民不得安也。夫秦下軹道

則南陽動。韓地割韓包周則趙自銷鑠。如金近據衛取淇則齊

必入朝。懼而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無他

鑠故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趙既向

趙都城。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又申上文倚齊而齊不

必加兵於趙蓋當時惟秦為最強非齊一國所能敵以起下文單論秦及合五國之意
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
匹粟支十年地大兵多糧足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
國四面可守燕固弱國不足畏也北界以燕為固而又不足患燕之兵補此句妙且秦之
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以其強故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
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
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
而止矣韓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入臣之後秦兵過不敢議其後秦無韓
魏之隔禍必入於趙矣秦可以放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

已上言韓魏與趙有唇齒之勢不當使之入臣於秦此擇交之第一著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

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

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反應趙

五句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知內度其士卒之眾寡

賢與不肖得知其道者此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節

固已見於胸中矣機節指豈掩於眾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

哉衆人暗伏下文橫人臣竊以天下地圖按之諸侯之地五

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敵國之強弱士卒之眾寡賢不肖皆已料度六國

并力為一西面攻秦秦破必矣機節已見今西面而事之

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
 同日而言之哉人主未嘗不知夫橫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
 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竿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
 前有軒轅天文心權軒轅象後有美人所處也後有長庭美人巧笑幸有秦患
 而不與其憂橫人有利害樂與秦成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喝諸
 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熟計之也不當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臣聞明
 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廣地強兵之
 計臣得陳忠於前矣已上言六國大勢本不待事秦無奈橫人日夜恐喝必絕去橫人之諒方可定
 故竊爲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償畔

秦

令從本旨

今天下之將相相會於洹水之上

列國

通質

交擊結好刑

白馬以盟之

取血以歃

約曰秦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

助韓

絕食道趙涉河漳燕守常山之北

擊其旁

秦攻韓魏則楚絕其

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

後韓守成臯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

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渤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

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償秦

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霸業成矣趙爲

盟主故曰霸業。已上分疏合從實著所以擇交而安民者此也。

林西仲曰：當時六國所患惟秦，而近秦莫如韓、魏、韓、魏折入於秦，秦兵可以四出，非齊、楚、燕、趙之利也。擇交安民四字，是一篇骨子。其意以為交秦非策，交齊亦非策，只當注意於韓、魏，不致其見臣於秦，可以永為趙蔽。其合六國之交，只是存韓、魏，存韓、魏所以存四國。此擇交安民至計也。末段叙涇水之約，布置井然。所恨者人心必不能一耳。篇中痛闢橫人之不忠，段段啣接，段段發揮，無不申竅其筆力，排宕如飄風湍流，勢不可遏。此全策中有數妙文。

左師公說長安君為質

戰國策

趙太后

惠文后

新用事，秦急攻之，趙氏求救於齊。齊曰：必

以長安君為質。

太后少子，考成王弟，封之長安。

兵乃出。太后不肯。

不欲使

大臣強諫。

以國為重。

太后明謂左右：有復言令長安君為質者，

老婦必唾其面。

不容大臣再諫。

左師觸龍願見太后，盛氣而揖之。

恐其言及長安君作色以拒之。

入而徐趨，至而自謝。

老態。

曰：老臣病足，曾

不能疾走，不得見久矣。竊自恕。

以病足故，久不得見，或可自恕其罪。

恐太后

玉體之有所郤也，故願望見。

郊隙同。史記作苦，猶言壞病也。常以為憂，故來候耳。

太

后曰：老婦恃輦而行。

亦答以不能健行。以上一問一答，交述其老態行步之艱。

曰：日

食飲得無衰乎曰恃壽耳史記作嘽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乃

自強步日三四里繞室中行可三四里也少益嗜食和於身勉强行

氣稍平漸加素所喜曰老婦不能答以不能強步以上

飲食之物則於身無害曰太后之色少解以其不提起長安君不覺左師公曰

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竊愛憐之願令補黑衣

之數以衛王宮沒死以聞諫言子曰賤息舒祺其子名也

成立哀則不及見其成立愛憐則當代計其成立也黑衣

君身太后曰敬諾年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

填溝壑而託之諫言死曰填溝壑託謂託太后雖少不堪

射太后太后曰丈夫亦愛憐其少子乎對曰甚於婦人婦

人只知曰太后曰婦人異甚太后此時尚不解其意對曰老臣竊以

為媼之愛燕后媼女老稱太賢勝也於長安君以不愛憐少

曰君過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之愛子則為

之計深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為之泣念悲其遠也亦

哀之矣已行非弗思也行嫁祭祀必祝之祝曰必勿使反

國君之女嫁於鄰國或被廢豈非計久長有子孫相繼為

或國滅方反本國謂之大歸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王也哉為燕后計深遠繼有在句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

以前至於趙之為趙趙王之子孫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

無有

就趙而論已無三

曰微獨趙諸侯有在者乎曰老婦

不聞也

他國亦未聞有子孫

此其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

子孫豈人主之子

何侯則必不善哉位尊而無功奉厚而

無勞而挾重器多也

金主今媼尊長安之位位尊而封以

膏腴之地

奉厚

多子之重器挾多而不及今令有功於國

無功

一旦山陵崩

太后死後

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料不能相繼為侯矣

託字與上

老臣以媼為長安君計短也故以為其愛不若

燕后

不為長安君計深遠

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使之於是為長安君

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兵乃出于義聞之曰

子義趙之賢人人主之

子也骨肉之親也猶不能恃無功之尊無勞之奉以守金

玉之重也

總應上位尊奉互挾多三句筆法精密

而況人臣乎

人臣非骨肉之親尤當以

功勞自效篇末借子義之言作結推及人臣尤為警策

今人動言觸讟作用在始見之際絕不提長安君止與

太后喃喃叙寒暄解其盛氣一也太后有愛憐少子之

問即對云甚於婦人機鋒絕唱遂令太后聲倒二也既

提出長安君矣却又撇開反將燕后痛說一番步步引

入彀中三也余皆以為不然試國叙寒暄之後太后不

和之色未解可奈何舒祺衛宮之請太后既諾無丈夫

憐少子一心可奈何。燕后遠嫁祭祝必祝之語。太后謬應以爲不然。可奈何。蓋婦人不可以理奪而可以情動。與婦人言者欲誘其所趨。務破其所忌。當日太后老矣。其愛長安君之心尤甚於愛趙之心。奈諸臣言出質者皆止爲趙計。全不爲長安君計。在太后以齊兵卽不出。未必遽有害於趙。乃令目前愛子忽棄左右。入不測之強隣。萬一卒然不可爲計。新君或有違言於齊。則長安君歸趙之日。殆未可知。此唾面之說。所由分也不知長安君無功於國。雖在趙亦不免於禍。反不如其在齊。猶

可爲將來自託之地。太后縱能庇之。當身決不能保之。身後甚非所以愛之也。茲左師公之始見也。若止爲己子舒祺而來。絕不爲長安君而來者。然及言長安君也。又若止爲長安君計。絕不爲趙計者。然是先動之以情。繼破其所忌。言之易入。誠何足怪。細繹前後問答。譬善奕者。初觀其閒閒置子。似覺無用。待成局之後。觀之方知自首至尾。悉無虛着。其曰老臣病足不能疾走。又曰老臣今者殊不欲食。皆述已之老態。以起下文填溝壑之語。其曰太后玉體有郤。又曰日食飲得無衰。皆指太

后之老態以起下文山陵崩之語且前言舒祺不肖故下文有位尊無功奉厚無勞之說焉前言願補黑衣以衛王宮故下文有長安君自託於趙之說焉前言願及未填溝壑故下文有及今令有功之說焉此時左師公口角如布八面埋伏兵機面面皆可應敵因太后有愛憐少子一問遂從此斬關而入若別有所問自當別有所答豈端靠此搬弄機鋒耶至燕后一段借客形士將計長計短互較使知不以目前之離為憂正所以堅其出質之念也此等奇文每為俗眼混看令人恨殺西仲

樓緩虞卿論講秦得失

戰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

趙計未定

既大破矣又引歸既引歸矣又索講便是破綻

樓緩新從秦來

那得有此秦巧便是

騙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

是未樓緩辭定語

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

巧推得

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但就私意

言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官於魯病死

其志

婦人為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室曰

家中

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

人不隨今死而婦人為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

於婦人厚。素行如此。故從母言之為賢母也。從婦言之必不免於妬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為秦也。故不敢對。已上自釋非臣所能知句。使臣得為王計之不如予之。二句答王試言當與。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飾說也。指公甫文伯母之喻欲掩其為秦之迹。挾破樓緩肝腸。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全在秦既破趙軍又引兵而歸處敲問便得實情。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秦無愛趙不攻之理。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

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今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無以救言雖欲制而無可制也。言予秦城之非策。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倦不倦非人所知。誠不知秦力之所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今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內謂內地言所割猶不止六城。又飾。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此番秦既歸所以講者原為來年不復攻之計。折得最。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為足下解負親之攻。秦親趙而趙負之故。啓關通幣齊

交韓魏

使秦啓函谷關與趙通往來交好等於韓魏

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

秦所收取

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

也

言既講之後秦復來攻必趙有開罪之處非已士以樓緩也敢保飾說更甚此處王不諾之想亦疑之矣

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

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

緩兩段所言而總駁之

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

盡之術也不如無講既講復攻倒不必秦雖善攻不能取六

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

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

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强秦

此是不講正旨

今樓緩曰秦善韓魏

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

也即坐而地盡矣

又單就樓緩講後事秦之言而痛駁之

來年秦復求割地王

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以給

之與蘇秦說韓之語同

語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

應上善攻不能守二句

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强秦而弱趙也以益强

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

得城益强失城愈弱且以强挾弱割之不已

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

曰此飾說也。

又提飾說二字見樓緩無一句由中之言

王必勿與。

已上決計

王曰。

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

王王

又以虞卿之言告之。

樓緩曰。

不然。

虞卿得其一未得其二也。

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

曰。

我將因強而乘弱。

皆說之故

欲破虞卿。

今趙兵困於秦。

指

平破

坑事。

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也。

故不若亟割地求和。

以疑天下。

慰秦心。

秦既慰則天下疑強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

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

所謂因強

趙且亡何秦之圖。

秦欲破虞卿

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

又用危詞

虞卿聞之

取其飾說

取償於秦。

不待王

告之矣。

危哉樓子之為秦也。

險為秦即篇首以

又人見王曰。

告之矣

危哉樓子之為秦也。

險為秦即篇首以

危字斥其存心奸

臣為秦之說此快出樓緩新從秦來隱

夫趙兵困於秦又割

地為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

不亦大示天下弱乎。

既

天下將因強乘弱若割地和秦秦未必慰而天下愈

疑趙弱益思乘數而瓜分之矣。

就樓緩言扁發之且臣曰

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

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

秦之深讐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

齊之聽王不得辭

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而與秦

易道也。

舊註韓魏本趙與國併齊為三與秦易道謂勝在趙

去聲

而不在于秦似模糊林流曰易字去聲乃容易之易與

猶對也既結三國之親則敵秦之道易矣。

猶言秦易與趙王曰

之意又將已所言收天下取償於秦語而申明之趙王曰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及秦之使者已在

趙矣秦知不能得城恐天樓緩聞之逃去飾說之伎

林西仲曰白起傳載長平之役趙割六城以和趙世家又

云還不聽秦疑既許又不割也樓緩虞卿各持一見然詞

皆不實是時秦取韓垣雍其前年取野王上黨與拔魏懷

城鄴邱皆去長平事未遠樓緩安得謂秦釋韓魏平齊秦

深讐無所考據其十年前剛壽之伐乃戰爭常事此番趙

軍長平無食請粟且不聽虞卿豈能恃其并力取償於秦

乎戰國策士隨口指畫太率如此但秦欲無厭割亦攻不

割亦攻虞卿自高一著亦不待論樓緩踪跡之詭秘也

戰國策

魯仲連義不帝秦

戰國策

秦圍趙之邯鄲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

不進作信陵君奪軍救趙後案魏王使客將軍辛垣衍問入邯鄲因平原

君謂趙王曰秦所以急圍趙者前與齊閔王爭疆為帝已而

復歸帝以齊故由齊不稱秦亦失之今齊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

必貪邯鄲其意欲求為帝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

兵去魏既救趙矣又令趙帝秦不但欲為趙平原君猶豫未

有所決猶疑其既尊為帝之後未必此時魯仲連適遊趙會

秦圍趙伏下居此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

秦圍趙圍城句

事將奈何矣。

問何策以解秦圍

平原君曰勝也。

何敢言事百萬之衆

折於外。

長平之敗

今又內圍邯鄲而不去。

說內外被兵之苦令人急殺

魏王使

客將軍辛垣衍令趙帝秦。

今其人在是。

叙出帝秦之人

勝也何敢言

事。

又叠此一句峭甚與贊手遂同調確是平原君口吻

魯連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

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辛垣衍

安在。吾請為君責而歸之。

不說明所以然先當面論自一番快極

平原君曰勝

請為名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辛垣衍曰東國有魯連

先生其人在此勝請為紹介而見之於將軍。

平原君受魯連之責而不喻其

旨欲其與辛垣衍相見看其議論何如以為決擇也

辛垣衍曰吾聞魯連先生齊國之

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者不願見魯連先生也。

其意以局外開

人不預人國家事見之無益

平原君曰勝已泄之矣。辛垣衍許諾。魯連見

辛垣衍而無言。

細想此時辛垣衍未言之先欲著一語實無可開

辛垣衍曰吾視居

此圍城中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今吾視先生之玉貌非

有求於平原君者。曷為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也。

全為魯連一身

利害而言伏下衆人不知則為一身句。辛垣衍看魯連頗有眼力然亦輕薄了無數人矣。

魯連曰世以

鮑焦無從容而死者皆非也。今衆人不知則為一身。

鮑焦抱木而死

明一世之非大有關係不知者以為一身不能容已耳。

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

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則肆然而為帝過而遂正於天下。

天

下士民皆受其害。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連齊人東海在齊之權使虜使之害。向也應上。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鮑焦句。所以不去園城之意。一箇人說欲助趙奇。辛垣衍曰：先生助之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固助之矣。主意在得梁助以燕伴。講又帶及齊楚支離得妙無助中忽得。辛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燕。撇開。若乃梁則四助。鶴突得妙。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耶？語更。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也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上言士民害此言列國受秦帝之害。梁知秦帝而害中於梁自危懼而助趙不待於使也。辛垣衍曰：秦稱帝之害將奈何？亦是。魯連連曰：昔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

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諸侯皆弔。齊後往。周怒。赴於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指崩。天子喪居寢苦。東藩之臣田嬰齊。先斥其姓名。後至則割之也。新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怒斥。罵其母爲婢。賤之之詞。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恃。此段言天子之責備諸侯無已。周本係天子其責備不足爲恃。何故又辱諸天子出來致受責備之害乎。辛垣衍曰：先生獨未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智不若邪？畏之也。言非欲尋箇天子來受責備之害。實畏秦之故。如何。魯仲連曰：然梁之比於秦。若僕耶。即其言反跌。辛垣衍

曰然。衍明知此僕之辱。謬應之者。欲杜仲連之口耳。魯仲連曰然。則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既自認爲僕。則當水窮山盡。無可再措一詞矣。忽作不近情理之言。奇甚。辛垣衍快然不說。曰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冷語中帶恨意。魯仲連曰固也。待吾言之。昔者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子而好。故入之於紂。紂以爲惡。醢鬼侯。鄂侯爭之急。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歎。故拘之於羑里之庫。百日而欲令之死。曷爲與人俱稱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此段答他烹醢之問。言古來原有烹醢諸侯之天子。齊閔王將之魯。夷維子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人曰。吾將以十太牢

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取禮而來待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避舍。納莞鍵。莞。蒲也。鍵。鍵其牝。避納。皆示不有其國。攝衽抱几。視膳於堂下。天子已食。而聽退朝也。魯人投其籥。籥。樂器也。閉關也。不果納。不得入於魯。此段言魯不肯以齊爲帝。將之薛。假途於鄒。當是時。鄒君死。閔王將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殯。極設北面於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君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於鄒。此段言鄒不肯以齊爲帝。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飯含。言其至賤。生死皆不能盡其禮。然且欲行天子之禮於鄒魯之臣。不果納。總承上文。起下文。今秦當乘之國。梁亦萬乘

之國交有稱王之名

比齊於鄒魯大不同

路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

是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

與鄒魯之臣對看鄒魯之臣至賤與僕妾

等梁反不如他而欲帝秦尤賤之極矣上文辛垣衍且秦無自認梁此秦如僕此特言僕妾之不如又進一層說

已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謂不肖而予其

所謂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

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

梁王受而將軍又其害

何以得故寵乎

併辛垣衍亦受其害此言秦稱帝之後必

害於是辛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

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

前面魯連責平原君語亦用始吾乃今二疊文法若尾呼應有常山蛇之

勢

吾請去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為却軍五十里適會公

于無忌奪晉鄙軍以救趙擊秦秦軍引而去

完上文止於於

是平原君欲封魯仲連魯仲連辭讓者三終不肯受平原君

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

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

問賈之人也仲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

林西仲曰帝秦不過虛名秦既歸帝之後縱有此舉亦未

必有當於秦意乃當日三晉畏秦如虎計畫無復之冀借

此以為微倖解圍之萬一耳然魯連必毅然力爭者以其

棄禮義上首功之國不可以號令天下使列國之君臣士民受其荼毒雖屬虛名斷難以相假也奈當日平原既束手無策而辛垣衍胸執成見說之不納激之不動止得把秦帝之害說過又說廣為引喻直攻到他身上方肯辭去亦足以見戰國人品汗下於齊國之士必以仲連為巨擘也篇中一人熱一人冷一人揚眉張目一人垂頭喪氣機鋒相對曲曲盡致

聶政刺韓傀

戰國策

音現韓傀相韓

嚴遂重於君二人相害也

一恃貴一務寵不相下故

嚴遂政議

直指舉韓傀之過

許之使不

韓傀以之叱之於朝

韓之使無顏立於朝

二句所

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

欲殺

於是嚴遂懼誅

恐其

以相害者

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

報廷辱

全齊齊人或言軹

于朝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失降志辱

嚴遂

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

陰字意

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

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

交曰為役謙詞也因日淺故待政之事猶薄事字對

上意字薄字分對上下文厚字坊本訓道費解

奚敢有請

本有所用政於是嚴遂乃

於是嚴遂乃

具酒自觴。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怪其厚，固謝。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既有養親之資，義不當受人壽金。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為丈人麤糲之費，以交足下之驩，豈敢以有求耶？」身為人用，不違養世丈人。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曲禮云：不許友以死，義不當為人用，自不當受人賜。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

卒備賓主之禮而去。

始終以意厚之去者，去齊而往濮陽也。仲子此時已絕望於政矣。

久之

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

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初無以報其禮。而嚴仲子

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默然而止乎？」繼無以副其知。

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

用。下交之禮，亦本於知之深，故再以知己繼承之。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

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

臣之六十九

請得從事焉。為知嚴仲子具書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傀又韓

君之季父也。貴而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

莫能就。近不可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以為羽翼。

思行刺之時助其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易於今殺人

之相，相又國君之親，可以動舉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密多人

則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

為仇也，豈不殆哉？思既刺之後杜其遂謝車騎，人徒。句辭句

獨行仗劍至韓，荆軻欲待客政欲獨行，韓適有東孟之會，

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應前兵衛甚設政

政直入上階，兵衛無阻，自是披靡不刺殺韓傀，韓傀走而抱

列侯。董其政刺之，兼中列侯左右大亂，政大呼，所擊殺

者數十人。餘勇因自皮面抉眼，屠腸遂以死。不使人韓取政

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妙嫫聞之曰：吾弟

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賢指其勇愛身

平日自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贊育高成，荆

矣。贊其勇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沒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

也。恐韓害及姊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

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一句中叙親族叙地方

叙姓氏可謂揚之至矣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叙姓氏可謂揚之至矣

亦自殺於屍下。方是不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政以姊揚名，姊復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羶醜之誅，以揚其名也。因齊楚齊衛之言而再結之林西仲曰：嚴仲子與韓傀相害，無甚曲直，算不得個深仇。何至求人刺殺，而聶政遽以身借人報仇，較之豫讓為其君刺軻，激於友愛，覺減價故綱目以盜書之比諸春秋齊豹之例，奈人生知己之感，刻不可忘，聶政受仲子之知，玩史記載其姊之言曰：澤厚矣，可奈何？蓋其胸中有許多過不去處，又不得不出此也。姊揚弟名一節，尤為希有。

或說公仲以韓合秦

戰國策

今有一舉而可以忠於主，便於國，利於身，願公之行之也。以

效虛構今天下散而事秦，則韓最輕矣。國小不今天下合而

離秦，則韓最弱矣。合離之相續，則韓最先危矣。有時合有時

受政未此君國長民之大患也。總一句。以事秦兩害都起。今公以韓

先合於秦，天下隨之，是韓以天下事秦，秦之得韓也厚矣。韓

與天下朝秦，而獨厚取德焉。韓不公行之計，所行是其於主

也至忠矣。解上忠主於在天下不合秦，秦令而不聽，秦必起

兵以誅不服，秦久與天下結怨，構難而兵不決，韓息士民以

待其豐韓雖弱不危矣公行之計是其於國也大便也解上便於國在天下不事

之秦見昔者周倭以西周善於秦而封於便陽周啓以東周善

於秦而封於平原二人皆受秦利今公以韓善秦韓之重於兩周也

無先計不待預計而知而秦之爭機也萬於周之時機會必爭比前尤急今公

以韓為天下先合於秦秦必以公為諸侯以明示天下公行

之計是其於身大利也解上利於身止在韓事秦一著願公之加務也

林西仲曰事秦雖非策但韓最小而又近秦六國合從其

心不一勢不得不受衡人所愚耳是篇許多利害虧他說

得出且不提起秦強止為韓之君相設策聳動工絕

郭隗說燕昭王

戰國策

燕昭王收破燕後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欲將報讐招賢報讐

四字是一篇主腦故往見郭隗先生曰齊因孤國之亂而襲破燕之

大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報之難然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孤之願也賢士必知所敢問以國報讐者奈何以

為賢故就見而郭隗先生對曰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霸

者與臣處賢有所與之亡國與役處此其不肖者四處字詘

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詘指猶折節先趨而後

息先聞而後默則什已者至先服勞而後即安先請益而後自斷得與友處人趨

則若已者至。使人趨事之而不馮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厮役之人至。馳逸而若恣睢奮擊。踣籍此咄。則徒隸之人至矣。而凌人。踣籍。踣也。二者皆得與役處。厮役但任勞。徒隸且忍。尤其賤者。此古服道致士之法也。服行也。以所行之道不同。故所致之士不同。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以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此段言所以得賢士之法。王問報讐郭隗止。得賢士後自。昭王曰。寡人將誰朝而可。問國中賢。郭隗先生能報讐也。曰。臣聞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言於君曰。請求之。涓人。馬圉也。請持金往求。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馬已

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能市馬。馬今至矣。於是不能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與三年不能得句相應。今王誠欲致士。先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豈遠千里哉。此段言王所當朝之人。以自已為其不能行。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湊燕。湊集也。賢於隗者至矣。燕王弔死問生。與百姓同其甘苦。二十八年。國殷富。士卒樂佚輕戰。皆得賢後。作於是。遂以樂毅為上軍。與秦楚三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

閔王出走於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
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獨莒即墨雙得賢之功
林西仲曰郭隗以燕國布衣而稱先生必有齒德而名重
一國者昭王就見原以為有奇謀秘策可以報齊乃隗獨
告之以致士之法所云師友臣役等語皆不易之論然儼
然以師自處欲其君朝已門下誰敢開此等大口細玩其
以死馬為喻亦自知無補於君但得此以傾動天下之士
即其大有補處也未叙報齊皆得士之力筆筆生動至鄒
衍劇辛無功於燕與樂毅重叙乃作文襯筆之法

樂毅報燕惠王書

從史記改本

戰國策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

召回之命○國策作先王之教費解

以順左右之心

惠王書內有左右誤寡人句則左右不足於毅可知

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

無罪殺大將非義也

故遁逃走趙

先叙不歸燕而降趙之故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

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

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

侍御即左右不敢斥言惠王故言侍御二句是

通篇關鍵處

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

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

君擇臣論行而結

交者立名之士也

臣亦擇君

臣竊觀先王之舉也

舉謂舉動見有高

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殺先為魏昭王使於燕遠為臣察至也○根上論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以禮待不謀父兄以為亞卿根上察能授官句來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命而不辭以上叙所以得先王命之曰承奉令承教句來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宋地時皆屬齊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叙破齊之

策歸功於先王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并殺之聽從便得體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并殺之聽從便得體護趙楚韓魏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燕之兵伐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大呂齊鐘名故周齊所得燕鼎元英磨室燕二宮名寧臺燕臺也丘之植植於汶篁燕丘燕都汶水名言燕之蒯丘所植者有齊國汶上之竹句法倒用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叙破齊之功語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封殺為臣竊不自昌國君

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把前段之詞覆說一
遍。以走下文不終之意。呼應有情。已上臣聞賢聖之君。
俱說先王畜幸之理。與已事先王之心。臣聞賢聖之君。
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承上成功之君句。蚤知之士名。
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蚤知先見也。承上立名之若先王
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
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孽。新立之
庶孽之亂。昭施及乎萌。同。庶孽。皆可以教後世。言先王之功。
王能預慎之。施及乎萌。同。庶孽。皆可以教後世。言先王之功。
作善。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不必謂
始者。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不必謂
也。上言先王立功此處。自當轉入惠王身上矣。若徑說
惠王不能繼先業。未免有碍。妙在虛逗二句。即借吳王于

胥點綴一番。便寫自己心事。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
絕不提惠王一語。真神筆也。王遠迹至郢。破楚都。吳夫差弗是也。然子胥之諫。賜之
鴟夷而浮之江。夫差殺子胥。盛以吳王不悟先論之可以
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
於入江而不化。蚤見應上蚤知之士句。化國策作改謂變
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免身於罪而
適。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免身於罪而
以光先王之舊烈。不必同權。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去燕入趙。是其本意。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
所大恐也。受反間蜚語。欲召回加誅以壞臨不測之罪。以
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
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去燕正當不可測之重罪。又幸

甚矣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此明已不輔趙伐燕以存厚道恐侍御者之疑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應上不察。不白二句。上就仕燕之時言。此就入趙之後言。

燕惠疑樂毅用趙伐燕。此以九郭九年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若也。若出他手。裁答不失之激昂。必失之徘徊。茲篇委婉纏綿。用意忠厚。叙前此伐齊之功。語語歸之先王。毫不矜伐。及叙騎劫代將。懼誅奔趙。只閒閒將吳王子胥。成敗往事。作吊古感慨之詞。隨卽披瀝自己衷曲。明其無

他絕不侵犯燕惠一語。而去燕入趙之故。其出於勢迫。無可如何。此意可矢之天日矣。尤妙在說自己處。不但。不肯居功。亦不敢辭罪。故篇首云。數之以罪。篇中云。可幸無罪。篇末云。臨不測之罪。其不敢侵犯燕惠也。正是交絕不出惡聲。處其不敢辭已罪也。正是去國不潔其名。處此等文字。總是一腔心血。揮灑而成。真有德者之言也。李陵答蘇武書。既飾已罪。復責漢薄。視此何啻天壤。諸葛武侯出師二表。屢提出先帝。似以此爲藍本。武侯向以管樂自況。想平日必爛熟是篇。胸中耳國策原

西仲

戰國策

不聽伐
趙之諫

以飲去
燕入趙則

自認不是

敢端其願

求願
教改
正

而君不肯聽

試以書中所言而論之。以吾

情有不忍

○必恩
○明有

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

寡人望有非則君掩蓋之不虞君之明

輕忽矣

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矣。

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公論

以明有怨於燕而棄去

罪亦難辭也。明怨承明罪句。棄寡人承明棄句。雖收上文轉下。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字是眼目。已上自認有罪。轉入明怨。棄燕二意見樂間之未盡厚。作個冒頭。諺曰：厚者不毀人以自益也。仁者不危人以要名也。即有利於己亦不肯為妨人之事。故掩人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所以不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所以不世有掩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本以問為厚人仁者。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掩邪救過難得於君矣。大失平日所望。且世有薄而故厚施行有失而故惠用。惠用惠愛而任用之。今使寡人任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請為君擇之也。無所取之。名俱不美。若代君擇而取之。必不為此。又作一波。

之有封疆家之有垣牆。所以今好掩惡也。合好猶同心。室不能相和。出語鄰家。未為通計也。在家面出垣牆。怨惡未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在國而出封疆。寡人雖不肖乎。未如殷紂之亂也。非必不能容者。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容箕子之累也。非必不然而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於外。恐其適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遽棄燕而明怨於外。與上文有薄。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義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一舉兩失。應上任罪失厚。一句不虧人以自益。

應上不毀人以自益二句又作了無數波。已上言平日向以厚仁望樂間竟不能收其益且自揣亦無已甚之行政人不能堪乃遽相棄而明怨於外所以爲未盡厚之實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三十年所立之功以一去盡棄昔者柳下惠更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異不同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前業所行之事○應上不以去爲心故遠近無議亦無議魯者○累往事之美句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言於國人未知已議樂間一去累之也其去柳下惠遠矣○上文謂國人莫不知指究竟言與此處國人未知何原不相碍粗心人便詫異語曰論不修心修飾也不議不累物累玷也不累人惡可咲語曰論不修心衛已善議不累物二句承議寡人句

仁不輕絕

指厚利言與上文不同

智不簡功

簡輕畧也知有前功可惜不肯輕畧二句承往事之

美簡棄大功者輟也

因輟去而

輟而棄之怨而累之

有祿不顧

言非至難且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

既捐怨且肯思念先王舊恩復

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

歸於燕固所願也○已上言樂

間向有功有燕不當入趙簡棄

意君曰余且慝心以成而過

不得改過

想君亦量惟君圖之燕

與否悉聽裁酌而行○又以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不歸燕棧說作波情詞懇至

燕王三

耶耶齋

古

卷六

四十

燕王三

耶耶齋

林西仲曰：燕王喜為栗腹等所誤，欲乘趙敝以一倍兩倍攻之，而樂間獨持為不可。王所以大怒者，無非以間父樂毅受封於趙而終其身，疑其有交私耳。君既疑臣，豈容留待間之入趙？宜也是書雖云謝罪，其實懼間與廉頗樂乘合力攻燕，即惠王懼樂毅之意，究竟疑團未破，間之所以留趙不報者，此矣。書中以棄燕明怨一意，翻弄到底，先自認有罪，繼責間失厚，末望間復歸，反覆曲折，布置啣接，無不井然。讀者不能分其段落，輒以為重複，佛家謂讀金剛經，知其不重複者，方解經意，余於此書亦云。

荆軻刺秦王

戰國策

燕太子丹質於秦亡歸

秦遇之不善故

見秦且滅六國，兵已臨易

水，恐其禍至，太子丹患之

恐以已亡歸為兵名，丹之謀秦，原非為國起見，玩下文以已

之私句

謂其太傅鞠武曰：燕秦不兩立，願太傅幸而圖之

謀報

武對曰：秦地遍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則易水以北，未

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故，欲批其逆鱗哉？

國且不保，何謀私怨

子曰：然則何由？

何由得免秦禍

太傅曰：請入圖之

入宮密謀

居有閒，樊

將軍亡秦之燕，太子客之

哀其窮

太傅鞠武諫曰：不可。夫秦

王之暴而積怨於燕

怨其亡歸

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在

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禍必不振矣振救也言秦必加害雖有管晏不能為之謀也願太子急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光

秦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講於單于再結然後乃可圖

也方有着手處此是老成正論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

恐不能須臾言憂極昏亂且老不能待也根且非獨於此

也夫樊將軍困窮於天下歸身於丹終不迫於強秦而

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丹命固卒之時也明知禍至

為者亦不能為是命當盡於此日各他急遣樊將軍句願太傅更慮之求別策此

有叔刺秦王成見矣鞠武曰燕有田光先生者其智深而慮沈可與

之謀也此時鞠武亦知丹胸中有成見矣太子曰願因太傅交於田先生

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光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省

田光曰敬奉教乃遣焉省太子跪而逢迎門外却行為道

門內跪而拂席延坐田先生坐定左右無人代下勿太子

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省田光曰臣聞

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也駑馬先之今太

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乏

國事也不令謀國乏人所善荆軻可使也武薦光曰可謀光薦軻

太子曰願因先生得交荆軻可乎田光曰敬諾則起趨出

直哉人。丹太子送之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起，疑在此。」太子曰：「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喜得自，儂行見殺題目。荆軻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外，言足下於太子，願足下過太子於宮。先其見。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光聞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約光曰：「所言者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士也。欲自殺以激荆軻，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遂自剄而死。

次數其為太子用，使人疑未必便當死，故特補出欲自殺一句。李車言詩云：「荆卿原不識燕丹，止為田光一死難。」然則丹非能用軻，用軻者光耳。這便是智深慮遠處。軻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省太子再拜而跪，膝下行流涕，有頃死。哀其死。而後言曰：「丹所請田先生不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今田先生以死明不泄言，豈丹之心哉？」言本心不意田光之死。癡語。荆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不肖，使得至前，願有所道。」使已得吐所。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先叙得見荆軻為欲言。幸下文即其所道事。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韓又舉兵。

南伐楚北臨趙王翦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臨趙一路而李信出

太原雲中臨趙又一路趙不支秦必八臣人臣則禍至燕燕小

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

秦無下手處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闕以

重利闕示也秦王貪其贄必得所願矣可親近以逞所欲為誠得劫秦

王使悉反諸侯之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此

全之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大亂

則君臣相疑以其閒諸侯得合從其償秦必矣償取償也此又一計

此丹之上願不知所以委命唯荆卿留意焉不知所以托命之人惟望

軻任久之荆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

子前頓首固請無讓然後許諾這等事豈是輕諾得玩久之然後四字知荆刺此

時左難右難初以太子丹未必為真知已不得不讓再念

田光良友不可徒死又不得不諾及一諾之後不能復追

其心則於是尊荆軻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

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荆軻所欲以順適其意尊養異數

不如此其實荆軻之心原不是這些物件買得久之荆

軻未有行意這等事豈是輕行得以秦將王翦破趙虜

趙王遷盡收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果然趙不支秦太

子丹恐懼乃請荆卿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

下豈可得哉。疑軻無行意。急語。荆卿曰：微太子言，臣願得謁之。不待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徒行無益。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是闕秦以重利實者，報太子與下文報太子。太子曰：樊將軍以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意本願足下更慮之。不忍棄此際自不便殺。前純欲以愛客之意籠絡人，其實不認得樊於期。荆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遇，待深也。父母宗族皆為戮沒，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似前為樊將軍計，然樊將

軍仰天太息流涕，曰：吾每念嘗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恨極苦無報讐之策。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而報將軍之讐者，何如。把燕國之患帶說妙。樊於期乃前曰：奈何。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其胸，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報讐之策。此何等物件，取計如許容易。秦王必喜而善見臣，臣左手把其袖，而右手持其胸，然則將軍之讐報而燕國見陵之恥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偏袒露其頸，扼腕按。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乃今得聞教，計有遂自刎。此何等物件，持於期亦信得荆軻是箇僕子。太子聞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無可

奈何乃遂盛樊於期之首函封之樊於期既肯自死其首

力哀哭以表其始終愛客之誠如初嫁女子別父母而泣其私心未嘗不喜玩既已無可奈何六字非惜其不能生

乃盛首人於是太子預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

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

死者乃為裝遣荆軻徐夫人男子姓名濡縷血出僅如一絲言極少也為裝治行裝謂將匕首

人督亢圖內以匣貯之也七首之精好願叙在此以不

便另提故加預求二字言係平日所求者此時纔入裝非

此如荆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留待既為

人人不敢忤視日如此乃令秦武陽為副取其有勇名太子服力不過

燕市狗屠狗屠不著姓名此日不來必恥為其所用也

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視荆軻為何如乃復請之

曰日已盡矣荆卿豈亡意哉丹請先遣秦武陽以武陽先

得不可行之意這般心腸這般口角把荆軻怒叱太子當

天下士竟作儀牛姐豈看待千古恨事曰今日往而不反者豎子久待其客不來發急今提

一匕首人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為成今

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明知事未必成不得不發亦田

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以軻必死預

此一田光猶戒其泄豈容眾賓客共知其事還是太子疑

根未斷臨行使人著喪服送之以堅其意猶王炎午之生

祭文丞至易水上既祖行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相也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變徵為商其聲悲又前而為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慷慨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其聲壯又前二字士指送行賓客及道路中有心人以世界無知己故悲復念已畢竟有以自見於是故壯總因見疑之後一副無聊不平之氣盡底發洩於是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徑去不與送行者作別還是行徑且這些人原不在荆軻眼中也既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

威不敢興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於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蒙嘉代作辭令語語動聽銷算千金厚遺寵臣使節如此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大鋪張體面荆軻奉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圖匣以次進分出正副至陞秦武陽色變振恐果非吾客幾露出破綻臣怪之一以表荆軻前此待客有因一以明武陽後此未嘗上殿敘事之化工筆也荆軻顧笑武陽前為謝曰北蠻蠻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先釋羣臣所怪願大王少假借之使

得畢使於前。假借謂不使近威嚴致其驚懼失儀也時武陽無所施其矧刺故為此語秦王謂軻起取武陽所持圖。武陽持圖上殿靈妙至此果假借軻既取圖奉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矣拔劍劍長操其室也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驚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班次俱亂無助力之人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力之具諸郎中執兵皆陳於殿下非有詔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殿下有助兵之具而不得用百忙中硬捕入秦法一段

止用一箇而字以故荆軻逐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乃以手共搏之。共者雙手空抵是被刺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抵住荆軻使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軻雖不得前猶左右乃曰王負劍以劍長且後俯而按之王負劍遂拔以擊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易於施力也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柱。提擲也軻知不能逐方思擲而刺之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既不得矧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乃欲以生矧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此自笑自罵之辭至此方恨生矧非策乃易視秦王所致。此段寫荆軻之暇豫秦王之驚遽殿上殿下之擾

亂及侍醫之著力左右之傍贊形狀聲口齊活現如走馬燈相似真傳神大作手左右既前斬軻
秦王目眩良久是環柱走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
有差坐坐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
囊提荆軻也分別賞罰此時秦武陽蒙嘉輩分別置法甚明但未提出姓名此作文輕重詳略定法
而坊評乃云不見於是秦大怒燕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
以伐燕十月而拔燕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皆率其精兵
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王急用代王嘉計殺太
子丹欲獻之秦完太子秦復進兵攻之五歲而卒滅燕國
而虜燕王喜完燕秦秦兼天下其後荆軻客高漸離以擊

筑見秦皇帝而以筑擊秦皇帝為燕報讐不中而死稱高
為荆軻客以明軻客皆非常人惜軻當日為荆所疑不得
待客與俱也稱為燕報讐不及丹者明丹用不得高漸離
即用軻所以不能盡軻
之用也作者之旨微矣

荆軻刺秦王論者皆謂太子丹愛客之殷能得人之死
力其事不成則荆軻劍術之疎所致似軻負丹矣愚以
丹實不能用軻軻之疎亦無關於劍術也當日秦以貪
暴流毒海內其憤莫不欲剗刃於其腹中故苟可以逞
雖碎首糜軀亦有志者所不惜不特丹抱馬角之痛而
始然也軻與狗屠高漸離日飲燕市相樂相泣旁若無

人試問樂者樂何事泣者泣何事其爲志豈易量乎丈夫處世礫礫落落片語相契便割頭顱如棄土芥若田光樊於期等方稱知己乃肯向不相諒之貴介受其虛禮籠絡猜疑迫促必不然矣在田光亦知丹必不能用軻但欲借丹成軻之志把七尺軀倏出驚天動地大買賣來照耀千古原不爲丹惟是軻當許諾之後若丹肯求軻客同軻人秦則圖窮之頃突奔上殿併力或劫或刺自當別論奈丹既遣虛名之秦武陽爲副矣孤掌難鳴萬不宜聽丹所引曹沫故事認眞生劫則其謀之疎

也玩篇中所云把袖而後持匕首是只欲擒捉未忍徑刺卽環柱而逐之時秦王以手共搏又不肯以試人濡縷之鋒觸傷其腕使之立死是只欲得其袖而把之亦未忍徑刺迨斷股不能前逐方擲匕首是倚柱數語斷非故作欺人話頭愚故曰軻之疎無關於劍術也然軻事雖不成亦可以褫暴秦之魄與高漸離之筑張子房之椎鼎峙千古豈論成敗哉

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聞作殺。吾欲藉。子殺王。以械殺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眾。尤甚於。敢問攻宋何義也。即把他義。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欲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緩緩問起上妙。王曰。必有。

墨子止楚勿攻宋

戰國策

公輸般為楚設機

雲梯之屬

將以攻宋墨子聞之

百舍重繭

次舍重繭

往見公輸般謂之曰

吾自宋聞子

子殺王以械殺之

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

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義不殺王

而攻國是不殺

少而殺眾

尤甚於敢問攻宋何義也

請見之王

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隣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也

有竊疾矣。猶言有偷竊得王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為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楸、楠、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粗褐也。還他上臣以王吏之攻宋，為與此同類也。與有相同，不斥言王而王曰善哉，請無攻宋。王亦言王吏語有分寸。

林西仲曰：殺與竊皆不義之行，至於不當殺而殺，不必竊而竊，又不義之尤者也。楚之攻宋，公輸以殘忍之技，遂王貪婪之心，故以殺與竊分說之。其措語亦有疾徐妙致。

韓非說難

秦文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知事情之當否，持以說人，主是其識。又非吾辯之難，能明吾意之難也。分析得失，且辭能達意，是其才。又非吾敢橫失能盡之難也。其言縱橫放佚，全不留餘，是其膽。凡說之難，三者近取諸身，可以自主，故猶非難。

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所說指人主，此其權在人，不可以自主者，意見下三說。

所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見我折節求賢，止遇卑陋賤辱之所，說出於厚利，此不可以當所說者之心，其一。

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見彼無心於世務，而迂濶不切，此不可當所說者之心，其一。

所說實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

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若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此不可以當所說者之心其一。這一種約皆是這一種人求前二種更難與言在今日世界四大種人亦不易得可發一歎此之不可不知也。結上。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無心而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善議以推其惡者則身危。有意而周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亡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是者身危。交淺言深不能見功適以取罪夫貴人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嫌於奪人之功彼顯有所出事乃自以為也故說者與知焉則身危。嫌於破人之私彊之以其所

必不為止之以其所不能已者身危。勸阻大拂人意所以取

下文所云甚者為戮之意故曰與之論大人則以為問已。論尊貴之短似

與之論細人則以為鬻權。論卑賤之長似論其所愛則以為

借資。論其素所嗜好之事如驕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論其

不喜之事如商鞅說秦先徑省其詞則不知而屈之。嗤其汎

以帝道王道試之之類濫博文則多而久之。厭其順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鄙其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病其過縱。已上八句即此說

之難不可不知也。又總結凡說之務在知飾所說之所敬而

滅其所醜。飾粧點也所敬所貴重也滅隱覆也所醜所羞恥也此又根上文所說之心而分析之蓋人主行事

各有其所貴重。彼自知其計則無以其失窮之。有失則自勇
所羞恥處也。其斷則無以其敵怒之。有敵則自多其力則無以其難槩之
有所難則不為多力。概所以平斗斛者猶俗言幾頭一蓋也。三句皆飾敬滅醜之實。規異事與同計
譽異人與同行者則以飾之無傷也。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有以同失
者則明飾其無失也。併所同者亦滅其所醜大忠無所拂辭
悟言無所擊排。悟言起乃後申其辯知焉。此所以親近不疑。
如此始得人主信用矣。就進說之初言辯知二字承篇首吾
知吾辯二句來。言非吾知吾辯之難。以有所申其辯知為難
也。知盡之難也。盡謂得曠日持久而周澤既渥深計而不疑
交爭而不罪乃明計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飾其身。其飾

身謂取富貴以榮華其身也。以此相持此說之成也。相持即聯日彌久之
就信用之後言盡字承篇首橫佚能盡句來。言非敢
於橫佚能盡之難。必得其所以當盡之時為難也。伊尹為
庖百里奚為虜皆所由於其上也。必聽於上故此二子者皆
聖人也。猶不能無役身而洗世如此其汗也則非能士之所
恥也。引證上文委曲行說之意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且有盜
其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知其子而疑隣
人之父。進說而起人之疑者此其一証昔者鄭武公欲伐胡乃以其子妻之
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關其思曰胡可伐乃戮關
其思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為親

已而不備鄭人襲胡取之進說而犯人之忌者此其一証此二說者其知
 皆當矣然而甚者為戮薄者見疑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矣
 此段証上文不知所說之心二大段言進說者當知所以自處昔者彌子瑕見愛於衛君衛
 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至刑既而彌子之母病人聞往病告
 之彌子矯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而賢之曰孝哉為母之故而
 犯則罪與君游果園彌子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
 哉忘其口而念我進說而遇所愛之主此其一証及彌子色衰而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嘗矯駕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進說而遇所憎之主此其一証
 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前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至變

也故有愛於主則知當而加親見憎於主則罪當而加疏故
 諫說之主不可不察愛憎之主而後說之矣此段証上文飾敬滅醜一段言
 遊說者之功罪定於人主之愛憎必察夫龍之為蟲也可擾其愛者而後盡其辯知不然鮮不取罪
 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人有嬰之則必殺人人主
 亦有逆鱗說之者能無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結喻人主之心不可逆
 林西仲曰題目是個說難通篇拏定難字層層洗發第一
 段以遊說之具在我雖難未難引起第二段謂無當於人
 主之心則求合難第三段謂偶有觸犯則避害難且既不
 相投則見信難第四段謂遊說之術在於明人主之得諱

人主之失。使無所拂而後可言。寬為期而後可。盡如尹奚。不辭庖虜蒙恥。周旋尤難之極也。第五段引隣父關其思。不善處知明迎合之難。為二段三段實証。第六段引衛靈公愛憎至變明要結之難。為四段實証。末段以龍為喻。嬰鱗是戒。惟恐不免。總極寫其難處。看來遊說之術。從未有如此之描寫。曲盡者。然卒以說取禍。蓋善沒者多死於水。善拳者多死於鬪。古今無不破之術。而挾術有必窮之時也。士君子寧終身蓬蒿斷。不可為患。得患失。行徑是篇本不足錄。但恨坊本紕繆。相沿誤人。不得不指出正之。

諫逐客書

李斯

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

游閒於秦耳。請一切逐客。一切者無所不逐也李斯議亦在逐中。李斯

秦客卿楚上蔡人所謂一切也斯乃上書曰。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

矣。劈口喝破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由余戎人東得百里奚。

於宛。百里奚楚宛人迎蹇叔於宋。蹇叔岐州人求丕豹。公孫支。

於晉。丕豹自晉奔秦公孫支游晉歸秦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用客成功孝公用商鞅之法。商鞅衛人入姓公

孫。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

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用客成功。惠王用張儀之

計。張儀拔三川之地。西并巴屬。之惠王時。司馬錯請伐蜀滅

甘茂拔宜陽。今並云儀者以儀為秦相。北收上郡。魏納上

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歟。種鄢郢。楚二邑

南取漢中。地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屬楚之夷有九

東據成臯之險。割膏腴之壤。成臯屬河南。遂散六國之從

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用客成功。昭王得范雎。魏人廢

穰侯逐華陽。穰侯華陽。俱太后弟。疆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

帝業。用客成功。之君四。四段不引前。此四君者皆以客

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收上四段言。同使四君却

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

之名也。此四句言四君若無客。必不能成功。明客之不宜

一大。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崑山在閩國。有隨和之寶。珠卡

和。垂明月之珠。珠光如。服太阿之劍。寶劍名。乘纖離之

馬。纖離駿。建翠鳳之旗。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鼉皮可

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把秦王喜用異

若論行文之法。此處亦可徑接快意。當前二句。必秦國之

俱不反覆變換。便少曲折波瀾。非先秦文字。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

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外廐。駃騠。良江

郁郁齋

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又把前意。所以飾後宮。
 充不陳。下陳猶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後列也。
 宛珠之簪。宛地之珠飾簪。傅璣之珥。璣珠之不圓者。珥璣也。謂以璣傳著於耳。阿綯之衣。齊東阿縣所出。繒帛為衣。錦繡之飾。飾綠領也。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謂雅變化而佳。治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
 就女色上反振。一段伏下色字。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甕及瓶也。箏琵琶器。皆所以節歌。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韶虞舜樂。武象周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

又補出音樂來。以不用秦而用。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異國處。再辯一段。伏下樂字。
 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四字總括上文。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土得用則人民又安。故不言客而言人民。
 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把人與物相較。所以痛言逐客之令。不明重輕。
 大為失計。自致崑山之玉。句至此。雖層層翻跌。却成一大段。
 者人眾兵彊。則士勇。三句喻士多。有益於國。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讓推却也。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就成王者不。
 却眾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古帝王得兼收之。益纔是跨海內制。

諸侯之術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黔首謂其頭黑也秦謂民為黔首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業諸侯立功業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客既被逐必爭為敵國用也此段言逐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眾願忠二字推客之心無負於秦所以釋其為主游然無間之疑也妙在根上文把物與士作雙收文法渾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讐民即上文人民客被逐則願忠之心不得不化而為讐是無補於氏而添許多讐我者也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賢而讐我之人往事敵國諸侯亦必構怨於秦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諸侯俱為秦國難保無危況敢言跨海內制諸侯乎此段言客來事秦者多欲効忠於秦一聽逐則忠改為讐其為秦害不少

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

秦之逐客以宗室大臣謂諸侯人來事秦者皆為其主游閒耳李斯既在逐中其上書似不便作諫止語故第一段以秦往事藉客成功動之第二段以秦所寶諸物皆出異國而用人獨否駁之第三段以古帝王能廣收眾益而秦不然形之第四段以客為諸侯用能害秦國恐之利害鑿鑿可觀不必請除其令而令自除乃不諫止之諫止也細玩行文落筆時胸中必有一段無因見逐不能自平之氣故不禁其拉雜錯綜忽而正說忽而

倒說忽而復說莫可端倪如此所以為佳李斯人品本不足道然是篇猶可節取者以持論近正所謂不以人廢言也

卜居

屈平

屈原既放

屈原名平為楚懷王左徒王甚任之上官大夫心害其能因讒之遂被放三年不得

復見竭智盡忠而蔽障於讒心煩慮亂不知所從

敘卜居之由

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詹尹乃

端筴拂龜

端正也筴著莖端莢將以筮也龜殼拂龜將以卜也

曰君將何以教之

寫肯

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

窮乎

悃款誠實傾盡貌送往勞來謂隨俗一寧誅鋤草茹以

力耕乎將遊大人以成名乎

鋤去穢助苗也遊徧謁也大

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

媮樂也

假龜策以決之。非實有疑而求之於卜也。中間請卜之詞。以一寧字將字到底語意低昂。隱隱自見。

漁父辭

選

楚詞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作離騷顏色憔悴。形容枯槁。

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以其顏色形容

疑而怪之也。屈原曰。舉世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

見放。濁指溺利欲言。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

推移。疑滯窒碍也。與世推移。世人皆濁。何不泥其泥而揚

其波。泥汨也。泥在水底。波在水面。言衆人皆醉。何不鋪其

糟而飲其醢。糟酒滓。醢薄酒。言飲食於何故深思高舉自

令放爲。深思爲獨醒。高舉爲獨清。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

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沐浴之後則身潔淨不可再受衣冠中之垢汗故必彈冠而振之也。下二句解上二句坊本有註作正意則與下文重矣。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世俗之塵埃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者乎。言所以致此皓皓之德方新不能再蒙塵埃以喪其清醒之體生死不足計也。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四句指點出不凝滯而能推移木領遂去不復與言。其是史記載靈均此辭之後即作懷沙之賦自投汨羅篇中有葬於江魚腹中之語意已決矣故借漁父問答發明。

已意濁醉二字畫出當日仕楚群臣真面自在原非不知和光同塵可以免於罪但自惟得此清醒之體費却許多洗濯工夫原非易事若入於濁醉之中何異新沐浴者復受衣冠垢汗與未沐浴同矣是漁父以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也及自言其志而漁父亦不以爲然長歌而去此時舉世總無一可語之人雖欲不自沈不可得矣此通篇之大旨也坊本註多謬誤無一可取。西仲

五

屈平

潮陽縣志

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我之竭誠猶未已而相君之侍女以不能如願為余嘆惋
 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徘徊思于側陋中不敢告人○已
 上言邀湘桂擢兮蘭桂不意吾所乘舟遇凍斲
 君而不遇桂擢兮蘭桂水而行天又積雪不可
 前采薜荔兮水中寒芙蓉兮木末喻所求心不同分媒勞心
 往采薜荔兮水中寒芙蓉兮木末必不得心不同分媒勞心
 不合媒恩不甚兮輕絕思結不深
 徒費力易於相棄
 龍兮翩翩仰視湘君
 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故期待不如約而以他往無暇為朝同
 騁騫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絕望而行且歸
 下言不見神惟淒涼
 捐余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

杜若將以遺兮下女

下女即前太息之女也既為我太息尚有哀我之情當以我之物致贈求其代

達我意

奈吾已歸未得用此策聊遣遙兮容與

容與暢適也此時怨亦無益思亦無益且自排遣目前正

林西仲曰此與湘夫人二章皆離騷求女之意暗喻楚王

媒勞二字即離騷媒拙之意暗喻楚之近臣求神自始至

終不能一遇即離騷信謔齋怒成言悔遁之意暗喻已不

得於君此皆無待論也但各章文字俱要還他本章題目

舊註句句盡解作被放思君不特章章可以移用且上下

文理竟成牛鬼蛇神荒誕不通此其第一謬也次則如此

章吹參差。認作自己吹。駕飛龍亦認作自己駕。夫既自吹矣。尚不知誰思而待問耶。舊謂不思湘君而思誰。又當添出蛇足矣。既自駕矣。還於洞庭而不進。何為也耶。舊謂念楚國而返故居。何時不可念。乃於迎神時而往。尤不誠矣。更可笑者。以女嬋媛認作屈原姊。不知嬋媛二字。通言女之容。非復一人得專。且神之遇不遇。原尚不知。姊何由知之。而太息。舊謂責原不改行從俗。是正直不能遇神邪。曲方能遇神。幾於慢神洩憤矣。余痛掃諸解。分出段落。而上下啣接。神情庶不為筌蹄所掩。有識者其許我乎。

東君

日也

屈平

暇將出兮東方

暇日出貌

照吾檻兮扶桑

日在扶桑之下。將出未出。而東方之微明已照。

人憐

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

夜曉矣。

駕龍輶兮乘

雷。載雲旗兮委蛇。

日長太息。

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

旋良久而後忽上。

羞聲色兮娛人。

日有聲如鼓。其色屢變。

觀者憺兮忘歸。

皆自觀日出。景。

絃瑟兮交鼓。

絃急張絃也。交對擊也。

簫鍾兮瑤篴。

聲相應之鐘。瑤篴。以王飾架也。

鳴鑼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姱。

靈保。神巫。賢姱。好貌。

兮翠曾

翽翽飛也。翠鳥名。曾。舉也。巫舞之狀似之。

展詩兮會舞。

展陳會也。

節於樂。靈之來兮蔽日。

言其多也。

已上叙見。

青雲衣兮白

霓裳日神容飾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貪殘之星。日神作用。操余弧兮反淪
降。又還也。矢既射去尚帶弓而還西墜。援北斗兮酌桂漿。日入
落而北斗先見。即持其柄而酌。余纘兮高駢翔。撰持也。日入
酌。馨香之酒有歸而飲至意。撰余纘兮高駢翔。撰持也。日入
微光。杳冥冥兮以東行。叶。從此後杳無所見。以日又從地下。
林西仲曰。楚政日非。賢士寥落。兵挫於秦久矣。日者君象
也。帝出乎震。民所共瞻。而以已之聲色娛人。即與民同樂
之意。民得同樂。自樂其樂。亦以歌舞娛君。其愛戴何如乎。
然後畢集群策。出兵以除貪殘之敵。飲至策勳。直賜事耳。
何嘗是祀日。何嘗不是祀日。睠顧楚國情見乎詞。如此。

山鬼

屈平

若有人兮山之阿。

被薜荔兮帶女蘿。

既含睇兮又宜笑。

有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

從文狸。

辛夷車兮結桂旗。

被石蘭兮帶杜蘅。

折芳馨兮遺所思。

余處幽篁

兮終不見天。

路險難兮獨後來。

表

獨立兮山之阿。

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

冥冥兮羌晝晦。

東風飄飄兮神靈雨。

留靈脩

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

于幽篁中矣。東風既至。改歲在

卽子年愈老就肯爲予先榮者舍神無與其徘徊耳采三秀兮於山間由山上而行山間採芝以歸石磊磊兮葛蔓蔓山間之景怨公子兮悵忘歸神既不留歸途而歷幽境又思人也公子舊指公子微怨君思我兮不得開君雖思我不能使君有暇而名我此其所以怨山中人兮芳杜若山中人原飲石泉兮蔭松柏杜若取其潔松君思我兮然疑作然不疑也疑未然也君雖思杙取其貞決又怨不雷填填兮雨冥冥後啾啾兮夜鳴風颭颭兮木蕭蕭歸幽篁中苦境思公子兮徒離憂既怨不得公子自分老死于此思之無益與山鬼必有後緣矣凄惋欲絕

林西仲曰按山鬼卽莊子所云山有夔之類如俗所謂山

魃是也左傳云使人入山林不逢不若魃魃魃莫能逢之言其以不見親近爲幸則不當列入祀典明矣奈靈均旣放而處於山林幽篁之中自分不能生還與人道永隔而與鬼路漸通雖欲不親近有不可得者故借題發意以自寫其無聊之况耳篇中凡五轉思鬼不遇一轉遇神不留二轉思人而怨之三轉怨人不得四轉思人無益五轉段落甚明細釋其立言之旨只篇首數語是思鬼還他祀鬼本題目餘以遇神轉入思人見山林幽篁之中必不可久處者迨至人不可思少不得終其身與鬼爲侶悲愴極

矣時解不能分出段落或謂以山鬼自比荒唐附會已屬可笑或又謂沅湘之間其俗尚鬼凡有祭祀必令巫覡歌舞以娛神屈子放逐之後見其詞章鄙俚而更定之此九歌所由作皆與思君之意無涉然各篇語意各有不同又不可一槩抹却也余將來尚有全騷註解呈政海內以俟知音

涉江

屈平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

以服喻行黃維真曰世無服先王之法服者則法服

即為奇服矣

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

切雲冠名所以為奇服被明

月兮珮寶璐

明月珠名寶璐美玉也奇服之飾

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

馳而不顧

服本明潔自然與溷濁不合惟各行其志而已

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

華遊兮瑤之圃

高馳時自有聖人焉知

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

比壽與日月兮齊光

所馳愈高所得愈大可以不朽世本不足顧也○已上自叙素行之端直哀

南夷之莫吾知兮

以天地日月之見故名楚為南夷

旦余將濟乎江湘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臯邴余車兮

方林

乘登欵歎緒餘邸舍也方林地名○未濟時先徘徊一番

乘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

擊汰

齊衆用力也吳榜船櫂也汰水波也

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

回水回流也○方

濟時又徘徊一番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

雖僻遠其何傷○

至此知徘徊無益奮然前往矣既濟後又計度自慰一番

入淑浦余儻

徊兮迷不知吾所如○

此時雖知所遷僻遠深林杳以冥冥公尚未知所在何地也

乃援狄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

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

入浦之後又入林入林之後又入山歷盡許多惡境方知所如也○已上

叙見放之涉歷前高馳者今愈馳愈卑矣前不顧者今不得不顧矣前與重華遊者今與後狄侶矣前與天地同壽日月同光者今入山林雨雪中併不知有大地日月矣字字與前互映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

乎山中○前哀南夷至此不能不自哀矣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

不特暫處山中接與髡首兮桑扈羸行賢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此二句當在忠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

重正豫疑昏煩悶也雖知必寧終身煩悶不敢恤也○已上叙明知見放皆因已端直所致奈不能棄道以自全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

貴賤易位矣露申辛夷死林薄兮

薄迫近也香陰陽易位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時不當兮

今既易位是不復值泰交之時也總承上文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易經謂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而以內外分泰否懷

信侘僚忽乎吾將行兮

惟。有。抱。忠。信。而。惆。悵。去。而。他。往。此。邦。不。可。與。處。也。

有。何。怨。乎。

林西仲曰。屈子初放。涉江氣尚未沮。故開口自負說得二。十分壯先。哀南夷不知用賢。取道時徘徊顧望。猶以端直無傷自慰。似不知後之窮苦者。追涉歷許多荒涼地面。忽轉而自哀。方知見疏於君之後。不知改行從俗。宜至於此。再思古人忠賢者。往往未必見用。又以守道不恤窮達。為是亦無用。改悔也。還是幼好奇服老而不衰。口吻末以陰陽易位。欲去而他往。作結正是不能去不忍去。念頭為此無聊之極。思若作實話。何異說夢。

懷沙

屈平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

音補切。滔滔盛貌。

傷懷永哀兮。汨徂南上。

汨。入。貌。

追言被放之時與地。

眇兮杳杳。孔靜幽默。

舉目荒寂。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

鞠。紆曲。軫。痛。慙。憂。鞠。窮。也。

撫情効志兮。冤屈而自抑。

自反而問。情。覈。志。實。無。過。失。冤。無。可。

伸。惟。強。制。自。遣。而。已。哀。句。追。言。初。放。時。猶。不。蓄。意。就。死。

刑方以為園兮。常度未替。

刑。制。也。俗。雖。改。方。為。圓。而。方。之。舊。法。未。廢。此。以。匠。斲。為。比。者。也。

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

改。變。始。初。

木。末。之。道。似。匠。人。之。常。度。替。矣。立。身。之。君。子。必。薄。之。而。不。為。

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

章。修。明。也。

有。圖。樣。在。無。可。更。改。此。以。繪。畫。為。比。者。也。

內厚質正兮。大人

所賦

居。上。位。之。大。人。必。明。而。用。之。賦。明。也。

巧倕不斷兮。孰

察其揆正

揆度也。承上匠斲來。

玄文處幽兮矇眊謂之不章

持其文置暗地。昧者

不離婁微睇兮

目者反輕侮之。承上繪畫來。

替以為無明

明者微有所視。即見而無變。

白以為黑兮

易知者亦至變例。猶不止於不

倒上以為下

察以為不章。無明已也。總承繪畫

匠斲再深。鳳凰在笱兮

在笱。舞。

雞鶩翔舞

貴且不止於變倒而已。為

同糅玉石兮

一槩而相量。

色亦不存。又不止於易位而已。又

別舉二事為此。

遍深一層說。

夫唯黨人之鄙固兮

差。

不知余之所藏

鄙則固則不通。總屬無識之病。已上追言。

已獨守正。而世俗顛倒。目其所以見放。

任重載盛兮

陷滯而

不濟。

我放之後。無其才而

窮雖有愛國之心。

不知當告語何人。

邑犬羣吠兮

吠所怪也。

如吠日吠。

非俊疑。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傑兮固庸態也

非毀也。與犬吠同。

文質疏內兮

衆不知余之異采。

疏。

疏。

也。文質通於內。始發為異。

材朴委積兮

莫知余之所有。

皮也。

皮也。

皮也。

材朴並存。而所有愈廣。

重仁襲義兮

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

選兮。孰知余之從容。

重襲皆累積也。豐盛大也。選達也。仁義

為謹厚。掩惟舜知此中自然之妙。然不可遇矣。悲哉。已上

言既放之後。復招誹謗。通國無一知其能。故不復見名。然自

度本領實非世俗所能

古固有不並兮

豈知其何故。

承上重

知。又難專咎黨人也。

聖賢多不並世。而湯禹久遠。今邈而不可慕。

重華之後。湯禹

生其理大不可解。

上聲。

相違之悲。變是平日之恨。強抑此

心而自遣矣。

懲違改忿兮

抑心而自強。

古人多不並生。何怪于今。宜懲戒

應篇首自抑句。

離慙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像。然我所以離憂

應篇首自抑句。

離慙而不遷兮。

願志之有像。

然我所以離憂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應篇首自抑句。

古文所殘

卷之六 七二

懷沙二

郭郭齋

忠之志為後世像法使後人恨不及見我猶進路北次兮日
 我恨不及見重華也○應篇首離慙長鞠句○進路北次兮日
 昧昧其將暮○北行向沮羅而○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平日
 止於此日而舒平日之哀止於此日而娛蓋命止於此若有
 限之以為死忠之大事不復寬至明日也慘甚○已上言前
 不見古人後當以示來○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汨羅為二
 者汨羅自沉必不可已○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汨羅為二
 修路休蔽道遠忽兮○所適又在汨羅之南長途幽深懷質抱
 情獨無匹兮○忠無雙伯樂既沒驥焉程兮○程量也世無知
 生稟命各有所錯兮○人稟命于天而生○定心廣志余何畏懼
 兮○廣寬也定會傷爰哀永歎喟兮○會以傷哀托之歎喟以為
 分何故懼會傷爰哀永歎喟兮○詞賦冀幸君之一悟俗之
 改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無奈舉世皆亂無一知我
 而人心與世推移我雖有

詞賦無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讓辭避也言人誰不愛死到
 可告語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辭避不能時亦山不得我愛
 此理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以此理明告天下後世有君
 當知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子知此者即是我之同類所
 謂願志之有像者此也○已上總申前意而
 自述其不佈死之衷此投水絕命之辭也
 林西仲曰此靈均絕筆之文最為鬱勃亦最為哀慘其大
 意總自言守正竭忠而世道顛倒人不能知以致招讒被
 放把一生經濟學術無處施展亦無處告語惟有古聖人
 堪稱相知又不相待則容身於世尚有何益計惟有殺身
 成仁一著留法則於將來倘於千百年後覓得不謀面之
 知已便是方以類聚亦無異於一堂之相親也未段亂詞

歸之天命。見得當死。不怖死。卽聖賢所以立命處。篇中曰。常度曰。初本迪曰。前圖曰。內厚質正曰。文質疏內曰。材朴委積曰。仁義謹厚曰。懷質抱情。皆是自己本領。曰。羗不知。曰。衆不知。曰。莫知。曰。孰知。曰。莫吾知。皆是自己寬抑其章法。句法。承接照應。無不井然。舊註過於穿鑿。遂夢如亂絲。使讀者有望洋之歎。吾不能無遺議于王叔師矣。

宋玉對楚王問

楚詞

楚襄王問宋玉

楚大夫屈原弟子

曰。先生其有遺行與。

遺猶闕失

何士

民衆庶不譽之甚也。

士民之多無稱其賢者

宋玉對曰。唯

應然有之。

果有不譽

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

願陳所以客

有歌於郢中者。

郢楚邑

其始曰。下里巴人。

曲最下者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

者數千人。

屬聚也

其爲陽阿薤露。

曲次下者

國中屬而和者數百

人。其爲陽春白雪。

曲之高者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

刻羽。雜以流徵。

曲之最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

曲彌高。其和彌寡。

以非國人所及故不

故鳥有鳳而魚有

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鷦鷯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鳳之鯢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鬚於碣石暮宿於孟諸田名之大哉鯢之不能知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行高由於品高不合於俗由於俗不能知二喻又推進一層說惟賢知賢士民口中如何定得人品楚王之間自然失當求玉所對意以為不見譽之故由此於不合於俗而所以不合之故又出於俗不能知三喻中不修高自位置且把一班俗人伎倆見識盡情罵殺豈不快心西仲

堯讓天下於許由

莊周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火其於光也不亦難乎喻臨下之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喻逮下之德有大小二喻夫子立而天下治德盛而人自言大者當前小者宜退聽也化即易所謂見龍在田天下文明者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澤勞詩是日月出而時雨降矣音特致天下已上讓天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不待別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致治之名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有致治之實足鷦鷯巢於深林不過一枝餘枝用偃鼠飲河不過滿腹餘流用不著亦歸休乎君休美名也我予無

所用天下爲我上鶴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以致祭喻治天下庖人當爲其勞尸祝當爲其逸然格神實藉尸祝隱隱見天下治已有其實也我上猶代子句林西仲曰此逍遙篇引証聖人無名之說也堯以天下治歸之許由奇矣乃許由亦自認有治天下之實但不居其名寫得如許縱橫盡致不隱不露此等奇筆任古今可等才人總措不得手也郭註云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爲對矣單就不受天下上立論謂許由守一家之偏尚不過爲堯之外臣意義雖精却與漆園本旨無涉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爲友

莊周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爲首以生爲

脊以死爲尻指行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指見吾與之友

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以爲友不措一語方俄而

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子輿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爲此

拘拘也病曲僂發背上有五管五臟皆繫於背頤隱於齊肩

高於頂勾贅指天勾贅陰陽之氣有沴陰陽之氣所以造物者沴亂也此言致病

由其心閒而無事絕不蹠蹠而鑑於井病中勉行曰嗟乎夫

造物者又將以予爲此拘拘也自見形而嘆其異子祀曰女

惡之乎。因其嘆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爲雞。予因以求時夜。雞能曉鳴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爲彈。予因以求鵝炙。彈能打鳥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車藉輪馬能載物而行。上實言體之合。此設言體之分。立義既精。而造句尤幻。且語語叶韻。吾不知何以神妙。且夫得者時也。得所當爲。乃失者順也。失所當爲。亦至此。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自然心開無事。此古之所謂縣解。縣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病僂而不能伸。乃且夫物不勝夫久矣。即惡之。吾又何惡焉。結何惡句。此段在生存。俄而子來亦何益。吾又何惡焉。時知生死存亡爲一體者。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此句避

句無怛化。斥其妻了。使之遠避。不得環泣。以驚垂死之人。不得化也。家禮氣絕乃哭。即此意。倚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爲。化作何物。將奚以汝適。化往何處。以汝爲鼠肝乎。以汝爲蟲臂乎。鼠無肝。蟲無臂。或化無物。亦無處。四語三意。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近猶速也。聽從也。我則悍矣。彼何罪焉。悍忤逆也。答奚以汝適。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善順利之意。生前如是。死後亦不過如是。今大冶鑄金。金踊躍曰。我且必爲鏤鐻。大冶必以爲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爲不祥之人。但不可必復爲人。

答奚以。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又總上奚為成然寐遽然覺。寐而無夢。故曰成然覺而無。從無去亦不必其有所為有所往也。答鼠肝蟲臂句。此段在死亡時知生死存亡為一體者。

林西仲曰。大宗師篇是了生死正諦。其結穴在遊於物之所不得逃而皆存句。若能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生死了矣。此段引証言生死存亡一體而皆本於無。故曰以無為首。子輿不執所生子來不執所死。一切付之造化。絕頂議論。又得絕頂筆墨。寫出何可多得。莊子一書無一句不工妙。本難摘選。若欲全讀。則有余全註在。

蕉鹿夢

列禦寇

鄭人有薪于野者。遇駭鹿。驚而奔者。御而擊之斃之。御禦恐人見

之也。遽而藏諸墮中。遽舍急貌。覆之以蕉。不勝其喜。掩人所見且誌其處故喜

有也。鹿為亡。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遺忘也。因恐而遽。既遽又喜。七

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順途沿途。沿途負薪而歸也。真得

事不復慮。人見聞也。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所詠有藏墮覆蕉。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

真夢者矣。以得鹿不得鹿。定其是夢是真。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

邪。詎有薪者邪。若汝也。疑其夢中所見薪者非真有其人。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

邪。今以為真。安知此真非夢。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
 夢。邪。據言有實物可憑也。現鹿在此。則我得。
 失鹿。獸服也。重新想起藏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之主。此夢又從不服其失去。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
 處。且得。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此真夢得鹿。士師曰。若初真。
 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
 與若爭鹿。指得鹿者之過。室人又謂夢。認人鹿。無人得鹿。指其室。
 據有此鹿。請三分之。薪者既前後顛倒如彼。而得鹿者與室。
 辨。不如將現前之鹿。兩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
 半均分。可以息爭也。

人鹿乎

以士師亦夢得

訪之相國

問此案誰與誰夢

國相曰夢與不

夢臣不能辨也

此關實參不透

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

丘孰辨之哉

惟聖人知之

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信而依其所斷乃無可如何

草草結局之法也

結穴在國相數語謂天下事無一是夢無一非夢以不辨辨之而已

林西仲曰列子一書多本於莊子此與夢蝶大旨相類然

莊子言夢覺多以生死為喻此則言人在世間動靜云為

無一是夢無一非夢執以為真者固非即漫以為妄者亦

非顛倒反覆竟無處討得消息來猶金剛經所云一切有

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若如是觀又不徒單指

生死之時而言矣。若世人日在勞攘中，能把這些關頭，參勘得破，則無在非夢，無在非覺。即軒轅宣聖，亦不過此種學問。凡日用之間，離妄即真，即妄即真，著不得相，併着不得空。此所以謂之能辨也。張湛舊序云：列子往往與佛經相參，甚得其解。予自丁未解組，歸隱建溪，著楞嚴楞伽法華維摩圖覺金剛六經圖說，未能梓行，即遇閩變，籍家沒於羣盜之手，不可復得。迄今思之，猶惓惓不置。要之能通佛理，則無書不可讀，斷不死章中。此非俗儒所能知，亦非非伎佛俗子所能測也。

遺章邯書

陳餘

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敗北坑馬服。阮趙卒馬服君趙括也。攻城略地，

不可勝計，而竟賜死。昭王賜死杜郵。為秦將而受誅，此其一。蒙恬為秦將，北逐

戎人。將兵三十萬北伐。開榆中地數千里。築長城，除直道。竟斬陽周。上郡地名，趙高

矯詔賜死於此。為秦將而受誅，又其一。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推

秦之隱衷為下文。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

而諸侯並起，滋益多。無功。彼趙高素諛日久，高常言山東之盜

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誅其欺蔽。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

更代將軍，以脫其禍。歸罪于無功之將，以自免。推見高之隱衷為下文。無功亦誅句作案。夫

將軍居外久。情與多內。君隔。用事者。害其能。有功亦誅。無功亦誅。見秦將。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居以不可為。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以多內。而欲常存。豈不哀哉。處死之地。乃冀不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還兵反約。其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鉄質。妻子為僇。平。校然。林西仲曰。二世以無功讓章。邯而邯軍數却。猶相持者。冀有功耳。是書記有功無功一槩。罵破引他來路。不得不斷。他歸路。其揣摩趙高之心。又與長史欣還報之語。無不照合。宜乎邯有洹水之約也。文之簡樸明淨。絕無襯筆。

唐睢說信陵君

魏策

信陵君殺晉鄙。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秦圍趙之邯鄲。魏使晉鄙將兵救趙。

畏秦止於蕩陰。公子無忌。推殺晉鄙。將其軍進擊秦。秦軍遂引去。我有德。趙王自郊迎。人德。

唐睢魏人謂信陵君曰。臣聞之曰。事有不可知者。有不可不

知者。有不可忘者。有不可不忘者。陡下四語。無頭無尾。奇絕。信陵君曰。

何謂也。對曰。人之憎我也。不可不知也。我憎人。也不可

而知也。能知。人之有德於我也。不可忘也。吾有德於人也。

不可不忘也。二段上一句是賓。下一句是主。今君殺晉鄙。

救邯鄲。破秦人。存趙國。此大德也。今趙王自郊迎。卒然見

趙王願君之忘之也。

此上二段是實

信陵君曰無忌謹受教

謂信陵君只須說不可不忘却先說不可忘亦只須說不可忘不可不忘却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文有寬而不懈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不可忘不可不忘却又先說不可不知不可得而知文

有寬而不懈者其勢急也詞有複而不板者其氣逸也

[illegible]

